



女真

专栏

三月初的一天,我在家门口摆弄月季。在沈阳,地栽月季每年越冬要遮盖保暖,三月初可以把保暖掀开迎接春天了。一个戴口罩的妹子走近我,跟我打过招呼,问我:“大姐,您知道这附近有桃树吗?”她的目光对准我身后的一棵树。我告诉她那是我栽了五年的李子树,去年已经结果了。我问她打听桃树做什么,她说:“我孩子吓着了,吃药不见好,听老人说把桃枝放在房间窗台,可以治惊吓。”我不迷信,不相信桃枝可以让孩子脱离惊症,但也不会贸然打消一位母亲为孩子治病的无奈想法——摆放桃枝至少有心理安慰作用吧,就像人们喜欢用桃木做成木梳等日常用品或各种方便随身携带的小摆件以讨吉祥。妹子是隔壁小区的,听说我家这个小区有桃树,特意前来寻找。我放下手里的活计,引她走到北门桃树下面,这里夏天偶尔有人捡到落地的毛桃,据说能做把件或枕头用。她反复打量光秃秃的树枝,自言自语:“确定是桃树吗?”桃枝是孩子治病的,弄错了误事。我能理解她的谨慎。可惜这时的桃枝还没打出骨朵,我无法向她证明桃树的真伪,幸好我看到她的目光中突然显露惊

喜——抓在她手里的那树枝末梢,居然还挂有残留的果子。在树枝上度过冬天的小毛桃干瘪瘪,仿佛正在等待这位为孩子生病焦虑的母亲前来采摘——我后来查找相关资料得知,这种在树上经冬不落的桃可以入药,有专门的名字叫作桃泉,又名桃奴,性苦、微温、有小毒,和酒后热服可治疗心绞痛;烧后研末,用米汤调用,治吐血可立即见效。妹子折下桃枝,对我再三感谢。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想到民间神话中蟠桃的长寿寓意,想到疫情期间脱销难买的黄桃罐头,想到祝寿蛋糕上那些桃子造型,一个问题在我心头萦绕:桃作为水果,桃树作为果树,为什么会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心目中长寿、多福、辟邪的吉祥象征?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要出嫁,喜气洋洋归夫家……来自“诗经”时代的这首祝福婚嫁的民歌,记下了先人对桃的喜悦,从盛开的花朵到饱满的果实再到繁茂的叶片,期冀新人的婚姻拥有桃花的激情、桃子的丰硕和桃叶般的繁茂,以桃的良好品质比喻美满的婚姻,后世对桃的种种温情和赞美,来自“诗经”时代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国志》

桃问

》中的风云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桃园结义的故事流芳后世,没有血缘的异性兄弟可以拥有胜过血缘兄弟的无限情谊,对民间影响深远,如此美妙情义与作为背景背景的桃园可谓相互衬托、提升。然而据专家考证,历史上真实的结义地点其实与桃园无关,完全是写作《三国志》的小说家罗贯中的虚构。虚构桃园作为结义背景,说明在罗贯中眼中,种植了桃树的果园才配得上兄弟结义这样的可贵行为。为什么是桃而不是别的果树配得上如此令人赞叹的品质?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博陵人士崔护,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并不突出,全唐诗只收录他六首诗,但凭借这首浪漫的《题都城南庄》,即很多并不记得崔护的名字,所谓诗红人不红,他对唐诗的贡献也值得载入诗史。这首诗浪漫又带着无言感伤,让我在阅读感时伤怀,带有“物哀”风格的文学作品时,仿佛找到了古早源头。但为什么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不是别的什么花?花期相似的花不少啊……

东晋陶渊明著有《桃花源记》,

那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为多少期冀避世的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向往的可能去处。我的问题是:通向避世路径的为什么是桃林而不是别的果林?

桃不仅是现实的、浪漫的、神秘的,也是神话的。桃有很多种类,蟠桃是其一。传说农历三月初三是西王母开蟠桃会的日子,这一天西王母大开盛宴,以蟠桃为主食,各方神仙赶来为她祝寿,是谓蟠桃会。蟠桃会是仙界大典,相传吃蟠桃可延年益寿、增强法力。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卷帘大将(沙和尚)因为在蟠桃大会上失手打破琉璃盏而被发落人间;齐天大圣(孙悟空)也因为得不到参加蟠桃会资格性起作乱,被擒获后判处死刑。没有蟠桃会,就没有《西游记》中沙和尚、孙悟空发落人间辅佐唐僧西天取经的曲折故事。《西游记》的蟠桃会故事并不是凭空编造,此前的《汉武帝内传》《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分别记载了西王母故事,《西游记》的蟠桃会故事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故事基础上大胆发挥和再创作。

桃花颜色喜人,艳而不俗,落落大方。粉面桃腮是先人对女子容颜

的高级礼赞。“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是民间对三种常见水果的评判。桃子性温、易消化,多吃不犯毛病,既可鲜食,也可以做罐头、果酱、果汁、果脯,食用方式多样。古代诗文和典籍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关于桃和桃树的记载。我以为,桃、桃树的江湖地位,不仅仅因为桃花灿烂赏心悦目、果实甜美让人大快朵颐,与“逃”谐音可以给人带来心理安慰和暗示,与桃拥有多种药用价值也应该有关。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桃的核、果实、叶片,包括前面说到的桃泉,甚至桃树胶都可入药。桃浑身是宝。既然如此,怎能不礼赞、歌颂?

大概五年前,我准备栽树时,曾经考虑植一株桃树。春天桃花灿烂,秋天果实累累,赏心悦目,可饱口福,多好。听一位邻居阿姨建议,最终我放弃桃树。阿姨说,家里南面一般不栽桃树,因为“难逃”。我不迷信,但也不想逆民俗,栽了棵李子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子树虽没有桃树那么高的地位,在谦逊方面还可并肩。植物多样,各有特点,被人赋予各种品德。能以植物的优长时常提醒自己见贤思齐,不亦乐乎?

月亮上的老屋

(外二首)

张洁

守着,喜欢老屋上的月亮
一只只羽翼丰盈的紫燕
飞来飞去,衔着月光
把温暖的声音送进堂前

后来,父母离开了老屋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剩下空荡荡的老屋在叹息
还有檐下的燕巢与星月相望

于是,习惯在节日里
倚靠带有母亲体温的窗口
等月亮
等洒满屋子会说话的银光
等踩着月光而来的思盼

想着每个晚上都会来
看到月亮上的老屋
父母燃起的烟火
让我如鸟一般守着旧情

童年的饭香

那条小路我认得
一直走遇见一棵老槐树
再拐个路口
就离我儿时的家不远了

槐树下有口井
静静地卧在那里时
就有一个又一个喝水的人
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我听到母亲喊我的乳名

我加快了脚步
路边的蒲公英向我摆着手
多年前我与它一起飞远
还有母亲灶前的火苗

我看到了童年的木屋
装着咀嚼的时光
一缕缕炊烟正在夕阳里
升起袅袅的饭香

一滴水的故乡

昨夜,我的梦悠长
又一次行走在田埂上
那曾做过我儿时头簪的野花
亲切与我招手

竹林深处又响笛声
仿佛来自于记忆深处
风吹来那么多的雨滴
一定有一滴与我有关

而那一滴水成了
乡情的曲子
酿香的红高粱酒
挂在我举过的杯子上

看着墙上父亲的军用水壶
还装着家乡的乡音
记忆中母亲熬的姜糖水
仍是我思念的潮汐

有河流的地方
那是我生长的地方
一滴水的故乡
是我的眼睛,熬得通红

我的故乡

(组诗)

韩辉升

乡愁

乡愁是牵牛花
没日没夜地顺杆爬
吹破一个又一个喇叭

乡愁是毛毛草
编起来不是小兔子
就是小老鼠
快乐这样表达
忧伤也这样表达

乡愁是瓦上霜
黑夜里,摸上去很冷
太阳出来就化

乡愁是皱纹,乡愁是白发
乡愁是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的人
含泪在喊妈妈

铁匠铺

七十岁的老王开了个铺子
重新当回了铁匠
乡邻都问
你难道要给小轿车钉上马掌

老王笑而不答
锤子抡得叮叮当当
这是要听一听
岁月的回响

含蓄的春天

艾红

北方的春天是含蓄的,它悄无声息地来。已经是春天了,盼望着一场绵绵细雨落下来,大地绿草如茵,春花烂漫。可事与愿违,冬日的余寒,让这个矜持的春天变得清冷、内敛,越发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心声。

乡村的初春,仍是春寒料峭,但阳光还是暖了许多,仰卧在柴垛上,那种惬意,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乡邻们把闲聊场所从串门子坐炕头转到村口的槐树下,家长里短的琐事拿到阳光里晾晒,生活中的各种色彩仿佛都是为着春天做铺垫,乡下的日子变得有了味道。

二哥坐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拿着农具看着村口的方向,回村的人和离开村子的人都会从那里经过。二哥儿子一家过完年就走了,赶赴一场盛大的回乡探亲大集的人都走了,村子里有些冷清。二哥抬头仰望天空,看看飞机飞过,又念起儿子。

二哥的儿子学习优秀,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工作。这几年为照顾孙儿,老两口成了“南漂”一族。现在孙子上学了,二哥不顾儿子的挽留执意回到村里生活。二哥就是北方的一棵树,四季分明,移植到南方,没了四季的顺序感,很难适应。

二哥在阳台上修理着铁锹杆,一条憨厚的狗趴在他身边,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不一会,几个乡亲聚拢过来唠嗑,有的嗑着瓜子,有的抱着孙儿,多数是和二哥一样的老人,亲情和乡情在春日的暖阳里交融,二哥心里有了踏实感。早春,田野仍荒凉,但却温暖,看似静默,却已萌芽。

北方的春天酝酿时间长,但风的千呼万唤还是让春动容。北方春天的风就像北方人一样泼辣,粗门大嗓,直率坦诚,最能打动春心。而北方的春天则像个羞羞的新娘,蒙着红盖头,穿着绣花鞋……

北方的大地,先是草绿了,树发芽了,后是花儿像星星一朵一朵绽放。北方人对春天的渴望,就是土地对春天的盼望,经过漫长的冷寂,终于长出了绿芽,生命有了意义。这时的春天,已经是冻人不冻水。冰雪已融化成一个个小水泡子,鸭子“嘎嘎”叫着在水里嬉戏。炊烟升起时,村里烟火气升腾,鸡鸣狗吠,牛羊反刍。

春风吹到我家的小院,唤醒了园子里的土地,伸个懒腰,绿茵茵的小草探出头。春风拂着柳枝,荡来荡去就抽出了绿叶。东墙上谁家的杏花把头伸出来,粉嫩的,关不住的春色总是撩人心弦。退休后,我居乡下小院,乡下生活,让我回归到生活的简单与安宁。

清早起来,忽然发现门前那棵紫山药蛋似的桃树已经满树繁花,我的惊呼,击落一地的鸟鸣。燕子也在我家的檐下啄春泥,修补旧巢。二哥把农家肥拉到田地里堆成一个个小山包。播种机的轰鸣让春色不再袖手旁观,到处是生机盎然,到处是柳绿轻烟,含蓄的春天终于焕发了青春。



本版插画 胡文光



· 微小说 ·

穿越

(外一首)

明晓东

一缕光线穿越高处的雾霭
阳光送来了这晴好的早晨
刚刚睡醒了的柳枝
在千丝万缕的思绪里穿越了一个冬天的禁锢
用小小的手臂
招摇着一个梦

一声犬吠穿越了夜的围困
在安静的夜里 我们像是命中注定的两枚石子
相望彼此 相约一世
谁会在意一枚石头的心事
就像那些石头开花的传奇
一枚石头可以爱上另一枚石头
花朵可以歌唱 石头也会开出灿烂的微笑
我宁愿做一枚石头
心与心不过是一张纸的距离
彼此穿越 不再老去

等一切安静下来

窗外的风声不知去向
一滴浓墨凭空落下 远处的灯光渐次熄灭
路上依旧有人走过
沙沙作响的脚步声
尾随着一个晃动的影子
渐渐消失
就连对面球场的犬吠声
也低了下来 变成梦一样的呓语

等一切安静下来 此刻
时间流向了午夜 妻儿安睡
我掐算着时光的轨迹 默默地
走回了自己的内心 如果世界进入梦乡
我该不该就此停歇 在深夜的中心
喘口气 理一理琐碎的日子
把自己放开 像摊开一张洁白的纸
看一看自己写下的每一个笔画
把曾经的恨一笔勾销 把剩下的
爱放大再放大 在以后的日子里
学会用爱去消灭恨
黑夜给了我此刻的安静 心灵从此
学会了像深夜一样辽阔

养鸽人

杨明

邢泽和秦武从前是警校的同学,毕业后邢泽分配到了省会的铁路车站派出所,秦武分配到了县城的公安局缉毒队。这次,秦武来省会出差,顺便到车站派出所看看老同学。邢泽一见秦武好不高兴,寒暄一阵,邢泽又该例行巡视了,秦武说,闲着也是闲着,走,我也跟你转转去。

候车大厅熙熙攘攘,二人从一名歪在座位上吨睡的中年男人身边经过时,那男人刚好醒了,左右看看邢泽和秦武,拿起矿泉水瓶喝了一口,又歪头睡去。他看我干吗?秦武脑子里打了个旋,一般来讲,心里没事的人看到穿警服的是不会特别注意的。秦武边想边下意识回了下头。

你在看那个爱养鸟的通勤工人吗?邢泽说。
什么?秦武吓了一跳,下巴微微甩一甩,低声说:你说他是个爱养鸟的通勤工人?

我的观察力上学时你就知道。邢泽眼望别处,如耳语般。
秦武把邢泽拉开几步,边继续用眼角余光监视着那中年人,边向邢泽说了个情况。

秦武他们队抓了个吸白粉的,小伙子是个辍学生,还不满17岁,在迪厅里学会了这一口。一审讯,交代毒品是他父亲帮他买的,运毒的方式是他父亲想的。这个父亲原来是铁路工人,多年前因为违法被开除了公职,之后就以养鸽为生,养信鸽也养肉鸽。当父亲知道儿子小小年纪不学好,染了毒,气得要命又无可奈何,更不忍心看到儿子毒瘾一来要死要活的熊样,就想了个招。每次外出购毒都是他坐火车在地上跑,信鸽在天上飞,飞到异地的鸽友家里,他购药后用锡纸包好,固定在鸽腿上的鸽环里,放鸽飞回。缉毒队员去小伙子家中抓捕,却扑了空,其父已多日未归,去向不明。缉毒队只能留人日夜蹲守。这个案子虽然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但它不只涉毒,还有些别的麻烦。据小伙子交代,有那么两次,他父亲放回的“毒鸽”并没有飞回家,直到现在仍查如黄鹤。秦武断定,“毒鸽”基本上已经遇害了,烧烤店老板有重大作案嫌疑。据查,有的烧烤店私下雇用飞禽杀手,专门捕捉信鸽充当食材。如果这些毒品落入烧烤店会造成什么后果?还好,秦武出差前,各烧烤店还未发现异常。

邢泽听完,微笑一下说,我只看出他是个养鸟的,没想到是养鸽子的,只看出他是跑过通勤的工人,没想到还是铁路职工。邢泽问秦武,案情通报啥的带来那个?秦武说,没啥,就是个普通工人。邢泽问秦武,案情通报啥的带来那个?秦武说,没啥,就是个普通工人。邢泽问秦武,案情通报啥的带来那个?秦武说,没啥,就是个普通工人。